H. H. MU
CHINESE LIBRARY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九

墓誌銘

南京戸部廣西司郎中林君墓誌銘

林氏之先自莆田徙居晉江之永福里代有顯人至君高祖梅徵孝廉不就曾祖乾以明法當得官不仕終於家祖耕隱居好義有子三人其一縣學生尭君之父也方貢於太學會君貴推恩封承德郎戸部主事母李氏贈安人君諱性之字帥吾六川其號自少與其兄俱受書於主事君已而主事君舉所受書問君君口對甚悉問兄兄不能對主事君怒而跪之君

與同跪兄數以過受笞君即觧衣請並笞主事君以
君故輙意觧君學旣有所受而精之以思多所自得
其所説易中庸時義自爲庠生時諸經生則巳遵信
之如前輩人巳而久不第諸經生則益遵信其説如
巳第者所居教授常數十人其所得束修與學舍廩
食盡以給主事君故君雖貧甚而甘旨豐潔稍餘則
又衣食其兄時時鈌乏有所貰貸常恐主事君知君
爲庠生僉事蕭君請以爲子師賓禮之僉事有所屬
吏以贓敗者因私於君曰君力能脱我我力能厚謝
君君曰某書生耳知爲師授弟子經他非所敢聞也

其人愧謝去嘉靖元年舉於鄉八年舉進士授浙江麗水縣知縣三年擢南京户部山西司主事監龍江天策諸衛倉丁主事君憂服除改户部浙江司主事爲尚書梁公材所知委監龍慶古北口倉三年遷貴州司員外郎監天津倉以病乞改南京遂遷南京户部廣西司郎中過家病卒年五十二君爲人悃愊質訥蔥蔥細謹世俗一切鉤距機警鑿空籠罩之巧非特有所耻而不爲亦若其性有所必不可移而爲之然者以是居鄉亦以是爲吏以是待其良吏民亦以是待其頑吏民所至未嘗一有所變其始令麗水也

或以麗水巖邑非擊摶不可集事君唯唯然竟不變久之邑亦以治而豪黠吏空手坐曹中至不能具饘粟山谷素捍文網之民有十餘年名捕不能得而涕泣頓首歸誠於君之一言者邑故有窑課後窑戶以課重徙盡則均其課於並窑居人之不為窑者至君既除其額凡若干會造籍時里中以竄絶自言者三十余戶吏以為無故減三十餘戶且得罪君竟減之守令本以盈課額多戶口為功最而君之為令蓋如此君既去邑人思之紀其政於石律令倉法最重坐者往往累死而老倉曹方收粟時貪升斗之賄不擇

美惡乾濕歲久浥爛輙繫死不能賠死則連繫其妻子君監龍江倉時欵欵戒語其屬曰柰何以升斗故坐重法乎頃之適有浥爛坐罪者君輙愀然曰柰何以升斗故坐人重法乎遂命發數倉粟與其浥爛者均給於軍曰此一軍所虧粟粒耳而可以脫繫死者幾何人于是諸屬感泣至不忍犯法其在龍慶以為商賈邊儲所本商賈病則粟不來粟不來則邊人坐困故一切條去其所不便高其價以招之自是粟溢於廩而君得以時其出納以濟邊人之急至在天津時值倉粟空又寒凍餉道阻軍無所食君即奏請發

旁近德州倉粟給天津軍三月食或謂于法不得相借君不爲止已而朝廷竟從君議當是時徵君一軍幾詾詾君本細謹畏事爲戶部愼出納守尺寸法不敢失至其越法有所移用如天津時事而曲法有所寬貸如龍江倉時事有足多者仕宦十五六年歷縣令戶曹最久家無多貲割田四十畝以給族人之不能婚與葬者居鄉循謹甚其爲主事嘗過家里正以稅故來坐堂上大呼叫讙語言悖嫚鄰人病之而時稅期寔未也君方坐室中若不聞徐攝衣冠出見甚恭爲好語相慰藉

里正羞慼走出既卒邑諸生具君行誼請祀君鄉賢祠有司覈實如諸生言君娶云云于是君之鄉人洪君朝選狀君之行而一新且因洪君以請銘於余余嘗識君於同年中以為他人忠詐險易非久與之處不能知至君固可望而知也為之銘曰百姓之譽可以非道干鄉曲之聞可以詭行得蓋其暫也或然而久則未嘗不忒惟君既去而邑人以思既沒而鄉人是式吾據是以為銘庶幾不跛乎君之德

趙府奉祀正陡崖王君墓誌銘

趙府奉祀正曰陡崖王君者武進人也諱學字子靜

始以郡庠生入太學以太學生選令官未及行而卒年五十有四曾祖諱珩祖諱尹父諱覲母潘孺人自君以上世爲武進鉅族人號之曰夾山王氏王故匡姓也其先有仕於宋者以國諱省子孫因之而既沒則稱故姓云妻華孺人爲華君世明之女孺人無子而兩側室皆有子曰守讓守約皆爲太學生守讓娶白君省夫女守約娶孔君敍修女女壻太學生邵鏊庠生曹悰太學生徐萃君卒之日爲嘉靖丁酉二月丙辰葬於祖塋之次其地曰夾山其日曰卒之明年十有二月甲寅嗚呼君自少已爲太學生宜其可以

坐而注官然君章章句句畫諷而夜思瞿瞿然視其
太學生常如白衣之不足以發乎其身君故銳於貲
宜其可以坐而衣食其中然君督耕課織贏入而縮
出瞿瞿然視其故貲常如空橐之不足以資乎其家
視故貲如不足以資乎其家而欲振之君之志既種
而獲矣視太學生如不足以發乎其身而欲進之則
君以柅於命而不能偶也君自居郡庠至爲太學生
三十餘年嘗以庠生應舉者一以太學生應舉者三
中間豈無可以冀於一售者然竟莫之售以老君既
抑塞以至於垂老而後就選及選又獨得所謂王府

官者王府官雖尊重然散地不持尺寸之權又老死
不復遷轉君以故滋悒悒不樂居久之或有談
趙王之賢聳踊君者君以為然且躍然治行矣又遘
疾竟以不起嗚呼悲夫君為人重厚絶不以口鄙傳
人過失人亦無有以口過過君者華孺人始歸於君
有從嫁田三百畝君謝却之人以是重君而君貲雖
饒然素儉約能甘貧士之所難其所衣常疏布衣一
衣可十許年食常蔬而不肉其過苦乃如是自其父
毋沒後奉養祖毋三十年如一日不朝夕輕去左右
是以君遲回不肯就選雖其意欲有所須然亦以祖

毋故也君葬既有日於是君之二弟子庸子明戚君之不顯於世而懼其泯然於後也乃率其二姪以趙君克袇所爲狀詣余請銘余未及知君而嘗交於子庸子明間二君好學而文足以知其兄也已乃許之既論次其事又繫之以辭曰余觀漢之才士若枚乘鄒陽宦吳鄒陽又宦梁而相如宦於梁終能蜚聲天朝爲漢詞臣使後世鴻漸之士莫不抵掌而慕焉彼獨非王國官耶何爲今之沒沒而不著也如王君者縱不能宦達然使其得曳裾王門而騶後乘於鴈池兎苑之間亦未爲不遇也筮仕於始衰方就官而殞

身若有或遲之或速之然者此豈可不謂之數耶范蠡有言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君雖無所試於世然跡其施諸家者亦畧可睹矣

山西按察司僉事峯溪孫公墓誌銘

公諱璽字朝信嘉興平湖人也其先世徙自松江之華亭所居南有九峰東有盛溪因自號峯溪道人弘治辛酉舉浙江鄉試登正德戊辰進士除興化知縣四年陞松江府同知擬避籍改丁内艱歸服除調揚州府幾年陞南京宗人府經歷尋丁外艱服除陞山東按察司僉事提督京畿屯餉調雲南僉事坐撫

按撫慫奏逮二司是時公已陞山西參議矣仍落山西僉事乙未　朝覲之歲以老罷歸最前後仕途二十八年歸十年而卒年七十有一嘉靖甲辰六月二日也公爲人寛厚持重内剛外和其所居官不擇劇易不計利害智巧所避毅然任之其有蹉跌亦不爲懾嘗言興利易而除害難然除害所以興利也其在興化興化豪徐恩與其宗人交賂權貴猾賊邑中邑中名之曰惡人殺言其力能殺人也恩以白衣入粟補興化所千户綰所印而所中諸世千户反悒悒出恩下不敢喘令丞左右亦多爲恩耳目者率常把令

丞陰事令丞欲圖恩懼不能制得反噬公始至恩纔
胸背持刺上謁公拒却之然亦未遽誦言罪恩也而
邑人亦無敢告言恩者乃稍稍以輕罪笞其一二宗
人以風指百姓百姓乃敢告恩最後得其謀殺道姑
攫財事遂密擒恩獄中考按盡得恩與其宗人諸不
法狀因繫殺恩而宗人坐死者數人邑中爲清民歌
之曰惡人殺兮虎翼而飛殺惡人兮庛瘠我肥同時
有江都豪佘某亦坐殺人獄久不決上人以屬公公
偵得其埋尸戸下鞫之囚駭伏上人益以公爲能有
旌薦必先公公始至邑歲饑捐公廪代民輸自是孜

孜民隱平徭清賦養老長孤時進邑中諸生誨之修
身進業之道居數年邑以治稱去之日邑人攀擁不
得行而徐豪家獨銜公不已伺公去即持金數千走
京師賂閹官瑞蘄反其獄且中公奏下巡鹽張御史
正德時諸閹專而瑞尤有名所謂瑞張也御史顧望
窮索公過失數月不得則令公與豪家同囚縶困辱
之時興化與其旁邑走唁公者日數十人揚之人與
四方之商於揚者莫不言孫令枉者御史勿聞也乃
自為書抵御史其語深切抉摘御史隱曲御史得書
大慚恧竟引疾去後代者至踰年其事乃白已而為

揚州府同知揚興化所屬郡也始御史之劾徐獄也以屬淮安守某盱眙令某咸受賂詭法巧詆公罪不克至是兩人為他御史所論公又往劾之罪不至罷卒從減論後兩人愧謝公公絕口不道前事人益以公為長者同知職清軍而軍觧失文據者例充軍時觧人當坐者若干人公請於上官以為軍一人則觧者二人解者軍則別解者又四人矣牽連無已時請限以一月首免別給文以行便上官下其法所部郡邑為例頃之淮揚饑公往賑泰州所活凡三萬餘人是時宸濠反江西攻安慶公奉檄守儀真扼江之衝

捕儀賓之爲諜者與其黨十餘人　勑旌其功會
武廟南巡淮安缺守君往署事調發百出而人不知
疲　駕久次揚公歸治芻餉時尚書蔣公瑤爲郡守
公與協力調度安集迄事罷蔣公名由此顯而公闇
不自居故人亦少知之嘗以僉事奉　命丈皇莊草
塲地土清其地之爲奄戚所漁奪者悉歸之民薊州
銀冶盜嘯聚千餘乘利據險爲患公檄兵備選能吏
馳上山寨榜示禍福各自縛詣公公罪其首餘牒遣
復業及徙雲南分巡洱海道麗江土官川蜀爭金沙
江讐殺公會勘其事土官以土金賂同勘者久伺卒

莫敢賂公由此解讐奉約束如故大同經兩亂後卒伍驕悍少不當意輒負恃跳踉以為常公以山西僉事巡大同盡心撫馭人賴安堵頃之吉囊入寇斬首多以賛畫功　賜金公自為令即力董大豪及在薊州洱海大同倥偬盜賊蠻夷反側兵戈之間而勘地土時則尤以一文吏與貂璫肺腑爭氣力上下然公處之未嘗不辦竟以不能俯仰故不至大官在山西嘗衣豸衣見巡按巡按怒以為慢已因考察中之遂以罷自知縣徙同知自同知徙經歷也亦坐不能曲事鄉大夫之有力者故卒為所擠尤不喜通權貴人

爲山東僉事時以屯田居京師久之永嘉張公爲相故交也同年桂公爲冢宰未嘗一私伺其門以是往往齟齬于世然公一未嘗以齟齬故自悔至其清修之節則人亦不得而疵也總兵某嘗間餽公寶帶鈎公不啟封而還之雲南夷俗巡守行部輒有饋獻納則喜拒則疑且恚然公拒之卒無敢疑且恚者大理經歷以鄉人故潛置蒼石文書篋中假公移投入公亦潛還之不發其事平生自俸貲外無所取其俸貲亦多以散諸宗姻族卒之日篋笥敝衣而已與人交婉婉樂易喜怒不色見至其百折於世有不可奪者

其性然也居家事兄教授甚謹長姊寡而無子迎歸養之禮事五十年奏旌爲節婦性尤喜詩自罷歸居閒則詩益多有雲山履歷稿藏于家公之先諱某者居華亭國初被薦署縣學教諭事至公之祖諱忠自華亭徙平湖者也父諱軒封宗人府經歷母張氏贈宜人生二子長爲某學教授公其次也配張宜人先公卒呂涇野先生誌其墓墓在盛溪祖塋至是公之葬合焉葬之日卒之後一歲某月某甲子也子女各一人子植舉進士爲刑部主事植始聞公病胛疏請歸養歸踰年而公卒將葬植來請銘余以未及識公

固辭植曰余先君則知子矣先君毎誦子之文而得子之爲人恨老不及見子此行蓋先君意也因涕泣固請嗟乎余何足以辱公之知而亦烏能有述於公也哉於是按公之壻禮部員外郎錢萱所爲狀與公所上張御史書論徐豪事而次序之不敢增損焉懼失實也銘曰噬嗑腊肉或遇之毒終利用獄盤桓居貞有膏其屯卒困於臀嗚呼古稱巧宦四至九卿公豈其拙我則是銘

松陽縣知縣胡君墓誌銘

君既卒而余往吊其家君之弟露出所遺囑示余大

要教諸子弟孝友廉謹退讓或各隨其材性所病而分與之藥井井一如家人居常語其字畫遒謹亦與君平時手書無異蓋前屬纊三日也及屬纊露請訣無他言第曰做人而已嗟乎死生亦大矣能精明若是是足以知君矣君年四十餘游南都師事呂先生仲木鄒先生謙之始知儒者之學蓋不專於文藝功名間矣時尚以牽於舉業故其於儒先之粹言未能潛究而深探也其意若將潛究而深探焉者其於海內賢人君子未能悉徃從之而與上下其論也其意若將悉徃從之而與上下其論者余自癸未歲識君

於郡庠以同業故時相往來議論也後余稍若有聞焉而知儒者之學蓋不專於文藝功名間矣然儕輩多見謂迂僻獨君自南都歸而余罷編修家居時時與其弟露候余君峭立直剛而露恂恂朴實余心喜兩君之爲人每相過輒竟日語其語大率所謂迂僻者而兩君獨心喜之然君之意毋若恨於向未有聞先生長者之言旣有聞於先生長者之言而已晚者余嘗謂之曰回頭即岸矣何晚之云嗟乎君今卒矣岸乎與否君其自知之矣而余竊謂觀君所以處死其足以知君者也君且卒囑其弟請余銘君之墓君

諱雲字雨之號霽齋胡氏譜相傳以爲安定先生之後自海陵徙無錫大父諱軾父諱岳號西崖母江陰朱氏余嘗爲之傳君自幼寡言笑不嬉弄雖尊長不幼狎之諸昆弟咸忌憚焉不敏於他藝亦不習於便儇稍長習舉子業師事鄉先生楊君已而更師浦君楊以經魁鄉試而浦君者今翰林道徵之父也以文學名於時君先後師事之君所以事師者精勤辛苦師亦罄肯綮語君故其爲經義豐約拘縱有法爲庠生僅二十年每考輒高等其居庠所與游多豪士如薛仲常陶子沾丘朝弘輩而仲常最密至戊子歲始

舉於鄉余亦以是歲舉己丑君下第入南監始見呂鄒兩師而問學焉乙未復試京師會聞母喪而奔哀號勞頓涉數千里入門骨立與露相對哭至柩所哭不能聲頓顙而仆竟日扶而起至寢室曰吾早暮誰也定省者哭而仆且恨不及襲含也每痛輒仆三月後始力疾營葬事三年未嘗展顏色自君痛西崖之早世也揭一聯於書舍曰思親每憶臨危日對卷常懷赴考時或自外歸接母聲影輒戀戀如赤子亟面之間怒即屏息下首立移時怒甚即跪其於露也友愛甚露稍疾痛則君竟夕不寐露有三子接而殤也

露輩君爲之慼於額露展君爲之觧於顧出也則相
拉寢也則相抵稍不見也則相尋居常往往而然自
露殤子時尤然至死可以慰釋露者百方其後君之
病也露左右寢處如子盖君所以感之丁酉歲復且
就試時新免喪謂露曰行矣無復毋遠念我矣因泣
下久之戊戌又不第始就選爲松陽知縣松陽處州
屬邑也處州古稱難治而松陽僻在山岩中先是數
饑於水又屬有開鑛之令居人閧令下爭駭散君閔
旋撫諭僅而安集其諸奄校以鑛事至者又競欲恣
勃威君以浚於民而土人之不逞者又陰嗾之君慓

慨辨詰不少屈竟與抗禮其人至相誡曰毋生事非他縣比也是以鑛事首尾二年而民不甚騷其額而賦七邑之鑛也亦多倚君巡按傳君巡處州班見其屬特出君慰勞之曰賢令長也諸上司亦多奬君而尤為分巡胡君有恒所知胡君介士也嘗謂君曰官如水徜如氷我最甘於清苦猶不及也府公嘗欲以道院居一術士君執不可而寢心銜之欲中以事已而行縣至松潛啓紙匱見君數歲所入罪紙僅四五刀愧嘆而出松人嗜利願以命代一錢其市人之代鄉人役者縣絲而率於市則市綈而率於鄉鄉弗堪

也君知其弊特置簿鈐印日費纖鉅登焉夜則親爲之筭圭粟必察至於割羨補縮務在苦以節之松人自是免於苛率而市亦不得狙於其鄉松之俗嫁女破産雖富族亦多不舉女有踰四十不能妻者雖其良族亦率以搶婚爲常事君患之始下令曰毋溺女溺女者重坐之又以爲毋子天性也惟痛節其送女之費則女可蓄女可蓄則搶婚可不禁而息又下令曰送女毋過若干過若干重坐之由是女亦浸育然去官竟以搶婚事也始諸生王宰聘徐女有周天相者奪而婚諸其子君怒將置之法遂誣君於上官反

覆辨詰久之事白矣然竟以誤　朝覲遂坐罷君笑曰一生偃蹇末路復然豈非命耶君性剛徼類褊於人不能庬合其爲令尤不肯脂韋骫法務在惠貧弱抑豪強其抑豪強也取中法而已三年未嘗杖殺一人去之日縣人衢而哭或用牲於麗山以雪君君既歸每獨坐一小池亭或時與諸相知游息論學其間旣老矣不復泛觀他書惟好王陽明先生文集日玩誦之有疾尚手摘其要語以爲子孫訓其居閒非慶弔未嘗輙入郡邑城或時入郡城一問訊余也始君爲小池石焉嵌以臨深宇而問銘於余余未及銘而

君卒矣于是銘其墓君娶云云銘曰衆之生也如偶借機自多其能逮其卒也如偶去機遂顛其靈君之生也趄趄踽踽不能爲巧逮其卒也吾絕之言一何了了不遺於生而妥於死蓋昔人有言豈以其重若彼而其輕若此

封蕭山縣知縣東涯張翁墓誌銘

翁姓張氏諱獻可字廷諫號東涯世爲無錫人給事中選之父也翁少穎敏嘗有志讀書矣以貧故資生事爲急也故不得久從事於庠塾絃誦之業以貧故資生事於多途也故嘗傳通於醫卜星曆堪輿術之

諸家之説然非其好也日夲走生事巳至夜歸必篝燈讀經史不廢巳而更發憤習舉子業則年巳過矣家又無錢可行束修然經生碩儒以其志懇而禮讌也咸樂爲講解翁自以其年過而學也則益勤苦習師說巳而援筆爲文輙數百言未嘗起草而會於經旨可以自奮矣然竟以年限不得游庠校而邑中右族則爭迎致以爲塾師翁既每自惜其志之不就及子選爲童子時而家故貧也則群之於諸弟子中而身自教之翁教子弟嚴而有法溫溫誨誘不專訶朴故諸子弟視翁以爲其父兄其教選也嚴於其所以

教諸子弟者不廢訶朴故選視翁以爲其嚴師選既
冠翁猶爲之改所業課而選畏翁一如童時爲塾師
三十年諸弟子彬彬多成材者選以進士起家爲邑
令能愛其民爲給事中有直節蓋翁之所以成就之
者爲深選令蕭山時翁嘗一往知民之安其令而令
衙清泠如家故時則大喜居三日即歸曰吾非就養
也選以言事杖　闕下罷歸翁迎喜謂之曰顧吾與
若毋兩人老耳死諫是爾職不死是
聖天子恩厚無量也翁以子官封蕭山縣知縣始翁
涉艱苦其後子貴身爲封官有輿廝可以代步而翁

踽踽行步里巷中如故時翁居常遇人欣欣煦濡譕下後為封官年且高邑中推為耄耆而翁益欣欣煦濡譕下未嘗有自驕色於弟姪睦於夫婦無忤言待童僕如子女性慈惻既老則謂子選施無棺者棺畫圈於紙為圈者三千每施棺一則登其日月於圈者亦一期盡始圈之數而續圈焉傭丐者掩道旁露尸掩一尸與錢若干丐者每得露尸則喜以為貨也亟奔走告翁自是邑中幾無露尸者計所棺與所掩及翁之身已數千人而翁且謂子選汝終身行之勿計數也煑藥膏以施瘡瘍者寒凍則為粥以食餓者曰

掩死人又何如活生人嗚呼可謂厚矣云云銘曰少
世食貧貲不謀身旣稍自餘乃謀及人及人謂何所
重者喪誰骼誰胔嬴死不藏我覆我掩我椁我棺水
免黿魚野避烏鳶古維有位方春掩骼翁隱人也而
專是澤銘以頌翁義風可作

南溪茅處士妻李孺人合葬墓誌銘

茅處士者進士坤之父也坤爲青陽知縣數月有聲
而奔處士之喪以歸歸而又喪其母李李之喪距處
士喪僅三十五日而處士喪之日則嘉靖庚子八月
二十二日也其三年癸卯四月十二日乃合葬於唐

家村之原唐家村故處士所游息處湖俗以桑爲業而處士治生喜種桑則種桑萬餘唐家村上居常自言吾死第葬我於唐家村且死者有知吾得覩諸兒荷鋤攜筐往來吾墓上何不樂之有哉處士死坤徧求地於湖之諸山不得及得卜之處士不吉後乃卜之唐家村遂吉坤曰此先君子意也於是葬之唐家村之原先是庚寅之歲處士嘗病幾死會有相者過處士曰翁相未死勿憂也已而私謂坤曰翁其死於鼠之歲乎後十年坤舉進士例得請歸省而歲在鼠坤家居頃之乃就選然心獨念相者言欲去處士則

不忍欲留又難於爲言而處士在布衣中雅喜爲詩又躭好山水嘗欲邀諸詩客相與入天台鴈宕訪赤城佳處以爲快於是坤即婉謂處士曰大人不記天台鴈宕之游乎兒一旦綰印綬作吏縱欲歸必不可得何不令兒以此間時奉大人往游其間坤意姑欲以是緩行耳于是處士揣知其意罵曰吾日夜固望女立功名幸始入仕柰何以吾故趑趄且吾欲往游即自往耳固不令女㢢公家事從我坤不得已乃就選居青陽數月而處士死如祖者言處士且死猶張目咄嗟以竟不得往游天台鴈宕自恨而坤亦自以

不能堅持初說濡忍數月奉處士終言之輒嗚噎不
自得至是且葬坤以其友人董吉士份所爲狀來請
銘按狀處士諱遷字于喜號南溪以其居歸安之華
溪也處士爲人豐頰而髯魁岸自豪意氣軒軒若不
可羈然槩其平生亦少所出入於繩約其面折人過
若硜硜不少讓然善忍或睚眦之不爲報也人亦竟
無睚眦之者其少治生不業儒然喜談詩翩然有逸
士之風其治生操縱出入心算盈縮無所爽然未嘗
以錐毛悋惜爲事而割田以衣食其族之人爲屋以
歸其族人之流而徙者坤之舉進士也處士爲之破

券若干金妻李孺人有婦行處士魁岸意氣而孺人佐以和柔靜默尤善處嫡妾間掩瑕絶纖人未嘗少見其隙初處士同邑施翁隱居行義崔太史銘其墓曰古之鄉先生也處士每遇翁墓輙慷慨低回久之嘆曰人生何必赫赫吾他日竊從遊於地下第爲里隱君子不負此生矣間嘗語坤曰即吾死誰當銘我者坤跪而請曰唐司諫乎處士喜曰可矣故其卒也坤爲之來請銘嗚呼處士其有意於身後之名也乎雖然此亦足以觀處士矣處士云云卒年五十有三孺人長處士兩歲而同時以卒茅氏故居邑之埭谿

宋元間以治篋爲業東往市海上經華溪飯而沉其碗以爲祥曰天使我飯於此乎遂捨篋而家華溪八傳至處士家益饒子坤始以文儒進云銘曰唐村之原有欝維桑兮生也游於斯死以爲藏兮赤城之墟僊人所媥兮生也不得游於斯而魂氣之兮

○明威將軍邳州衛指揮僉事雪江湯公墓碑銘

雪江公既葬之八年有子慶總兵江淮以平海寇功陞都督府署都督同知乃追念先烈將樹碑於公之墓而請文於余余觀古者人臣有崇勲殊閥則上之

人爲之贊述其祖先功德而錫之廟器以彰其世美若古江漢之詩而子孫樹有勲閥則亦歸美于其先而爲之銘于彝器以著于世若古鐘鼎敦匜之銘而詩與銘又必託之一時文人史氏若吉甫諸人故其文辭與功烈相炳耀不朽今都督所樹立既無愧古者經營江漢之績其樹碑勒銘亦正與古鐘鼎之誼相應而余雖嘗職太史然才下不逮古之能爲詩與銘者遠甚其何以彰雪江公之美而稱都督顯揚之至意於是強爲之序而銘之序曰雪江公諱寶字天貴姓湯氏其先有諱忠者爲東甌襄武王諱和之弟

洪武以故人從
高皇帝起滁陽下江東舉甌閩蜀北定中原爲佐命
首功忠以諸弟給事幕下摧鋒陷堅與有勞績累官
至錦衣衛指揮僉事改榆林衛再改鄧州衛忠生敏
敏生鏞鏞生琥皆世其官琥娶某氏生公自忠至公
凡五世公貌魁岸雅好文藝習騎射既授任恭謹自
將嘗督餉運廡平敏事漕運都御史總兵官交薦之
選掌軍政考論所屬賢與否不少忌諱人多其直正
德間流賊爲患淮以北諸郡騷動公始屯兵於外以
保兩河既賊大舉來寇公乃移兵入城與知州傪力

繕守未幾賊徑由城北渡河去尋有騎至城下呼曰我從虜某也願乞降公因詰之曰賊何為去曰昨賊首劉六令諸營曰邳無輕犯主將謀勇紀律整嚴其下必有敢死用命者遂宵遁公辛苦四載卒完孤城以抗劇賊邳人至今頌之撫按連疏其功能將擬擢用甫四十公即引退曰人生貴適志何自苦為也扁其軒曰白醉亭曰習靜以見志公慷慨好振人之急有同官移用庫銀數百兩時宦璫法酷度不能還欲自縊公為賣產完之劉馬莊賊起公與千戶張虎分兵出捕忽報賊至馬頭為虎信地公即脫所披甲與

之比虎與賊戰數被箭賴甲厚以免嘗以事之江東聞史癡者能詩畫善詼諧夜造其門時盛暑癡散髮披襟而出握手懽甚紿之舟中載至邳數月而返公本將家子當其擐甲躍馬鬚髯奮張可謂勇其與致所至乃絕與騷人逸士號為清狂者相類若此公卒云云始都督為儀眞守備時數以身搏賊軍中服其膽勇余亦素知其為人己亥歲余赴京師過邳都督飲余沂水之曲酒酣余戲之曰將軍得無有生之心乎都督慷慨奮言曰幸蒙國恩更得待罪行間敢不盡死予益壯之及海上捷至以為不負其志也湯

氏本鳳陽人遠祖皆葬鳳陽自忠以下乃葬邳之半
戈山公從葬其兆先是
天子續東甌之后封靈壁侯而都督又適有成功嗚
呼其襄武之遺烈也哉銘曰桓桓東甌開國於信帶
礪是崇有弟曰忠亦爵於武是為小宗蝥弧大纛五
世五傳以及於公保障於邳有寇草竊既乘其墉渠
帥愕眙曰有人焉竟不敢攻四十而退逍遙文墨牖
下以終繄公有子既生代公而才且雄分閫於真遂
移金山賊無堅鋒時維嘉靖十有九年寇亂海東妖
氛狼藉海上諸城晝閉不通 帝命都督爾督于海

爾維總戎樓船一麾鯨鯢遂戮都督之功人亦有言
公侯數世必復其終在昔東甌縛彼方氏亦於海中
於維都督樹績於海東甌是同稽古有銘勒此豐碑
告成於宗太史作辭以配江漢昭示無窮

弟婦王氏墓誌銘

弟婦姓王氏尚書文肅公之曾孫女應天府經歷橫山公之女余父永州守有懷翁之中婦余弟郡學生正之之妻也年十八而來嫁其生而貴家女也既嫁而驟見余儒生家所尚一旦解去所御金簪珥悉易以銀而褧其華衣至於中饋女紅率常身先諸僮奴

其所解去金簪珥又以之易銀為本而經營什一之息拮据勤生若素處窮約然者其性警慧爽豁故於人情世務不習而曉家人尊卑上下一無不宜其舅稱之曰余中婦最能潔茗精饌以適我意於是賓客茗饌有不盡以分屬之諸婦而多以屬之中婦者其毋徐孺人聞之曰是在我側固然固知其能事舅也其姒余妻莊稱之曰吾嬸最能得我心事於是心腹委曲有不可以諮於其夫而必以諮之姆嬸間者其姊妹聞之曰是在姊妹中固然固知其能睦於其姒也其始歸余弟三歲而兩娠皆半胎而墮即以後嗣

為急偶余弟從余自宜興歸入室見一女子訝問之
知所置妾也余弟齗齗以年始弱冠爲辭不御而遣
之後五六年竟無子乃更爲置妾至親爲之膏髮整
容惟恐不當余弟意居常夫婦間相得歡甚也及置
妾亦每割牀笫之愛若使其妾得以時御焉而不以
以故妬之者其在姊妹五人中最得其母徐孺人意
初檟山公卒母以意遺之二百金乃以母當總總時
不忍受其後母病且卒以金簪分與諸女爲訣其所
分又獨倍諸女乃復以獨厚爲嫌而併辭其所同得
者嗚呼其能置妾於中年無子之日不足爲難而能

置妾於少年始婚之時則為難能辭金於母存之日不足為難而能辭金於終母之身則為難蓋其自少知書稗官小說終日未嘗去手每覽至古人奇節輙激烈自詫恨其不為男子余以為正使其為男子必能磊磊植立不娼妬以敗人之國不貨賄以自汙其身可知也與余弟夫婦間相得歡甚而警戒相成之者尤切始余父宦於外余獨與弟居弟或所過動也乃不喜而謂曰子縱不自愛其若汝兄何且又為之隱護不使人知蓋恐以是見尤於其兄而或至於相疎也弟有一善可稱也則喜而謂曰非子之能其汝

兄薰染使然蓋以是深動余弟而欲其與兄相親善
也以是余弟能知彊於為善而兄弟之好益密彌縫
縱臾其間蓋有助焉以彼才且賢宜其多男子享高
壽而竟以無子夭死其死也又以產此則理數之不
可知者也自其始連娠而墮則已不專意於自娠矣
既置妾固日夜以娠望之妾也及自娠矣衆且以不
妬之報應或在此而竟以是死謂之何哉謂之何哉
其卒以嘉靖丁未六月初五日年二十有九葬以辛
之年十二月十三日祔於其姑余母任宜人兆之右
方銘曰詩詠螽斯詵詵振振嗟彼淑媛罹此不辰讓

娠於妾不欲自娠幸自有娠卒突其身造物報施孰云可信惟其美行久而不泯伯氏銘之以垂家人

殷秋野翁墓誌銘

殷生邦靖從余游嘗與余言其大父秋野翁之行甚具余時獨心善翁未幾翁子文輝以吾友施子羽所為狀來請銘狀中事多與邦靖所說參合余往無錫問其邑之士大夫與其街衢巷陌之人皆曰翁長者也余蓋知邦靖所說與狀皆不虛余覽史傳所紀長者大抵多詭情以鈎奇至償金不復辨認牛不復問諸如此類史家以為奇而列之長者然余以謂長者

正不必然如秋野翁在族戚能無尤惡於族戚已矣在鄉曲能無尤惡於鄉曲已矣未嘗有意驁奇節爲名高然其處心行己亦往往多出於過厚一士人子負翁錢不能還自請以女婢翁翁不忍竟還其券嘗亡金篋中踰年盜不得已而邏者踪跡盜盜乃故翁所舍客客因而見翁翁駭愕若固盜耶且金安所用客跪吐實曰余之妻公之金也請得賣妻以償公幸不獄死足矣翁惻然更乃出錢以與邏者求脫客而私語客曰女吾客也雖以此十數金贈女不爲過柰何以瑣瑣故絕汝夫婦之歡吾脫女女可自拔拭客

叩頭涕泣謝去客本善星術故翁嘗客之後客竟為善士而以星故走江湖間數過無錫具土物候翁欵曲久之乃去翁所居並醫局嘗有海寇邑吏鳩工即局中高敞地繕軍器為備衆久後疫作人相枕翁乃日擣椒蒜和酒以徧飲不病者而大鑊煑藥以徧飲病者又日令不病者一人給事病者五人時其藥物而抆搔之已而不病者得不染其病者往往得活相與詣翁羅拜手加額為謝後數年有人與翁相讐翁子應試 南京過毘陵驛讐者狙人驛旁伺翁子欲毆之沮其行翁子大窘忽有驛卒數人躍而前助翁

子與之力鬬翁子由是免於難既免而詢諸邏閘者乃故嘗役醫局中翁所活者於是翁子欲厚報之其人謝固不肯受兢還家持果與雞饋翁子然後去此數事皆世所謂過厚然翁處心本如是未嘗矯而行之翁父病痰閉不可飲食屈伸翁夜禮北斗以禱已而夢一黃衣力士以刀刺其頸覺不祥甚明日驀有軍人黃姓者造門自言能醫此疾翁與之果以針刺喉中出穢痰而愈如所夢者然翁未嘗言於人人亦莫之稱也翁諱俊字畤選殷氏自布政公以才見奇文皇帝而其後遂為文獻之族至翁以隱行著而翁

之叔季子姓多爲儒者翁始以輸粟授冠帶非其好
也因自號秋野以寓其蕭散淡泊之志云布政公生
璉璉生廣成廣成生翁殷氏之先自毘陵徙家無錫
之嚴埭又自嚴埭徙家邑中其家邑中也自布政公
始翁配王孺人有賢行先翁二十五年卒邵文莊爲
誌其墓子一人文輝云云翁年九十歲乃卒嘗以耆
老請爲鄉飲賓者凡三十年應詔與賜老人粟帛者
凡六墓在嶧峒山葬以嘉靖年月日其卒也先葬之
一年八月十六日銘曰漢世論人必先長者寥寥誰
哉嗚呼秋野

信豐訓導龍巖殷翁墓誌銘

翁姓殷氏諱佐字時衡號龍巖無錫人也殷氏之先有諱序者舉進士遭遇

文皇帝時自知州擢布政使布政公生璉璉生廣成廣成娶於馬而生翁殷氏以布政公故閥閱推高邑中其子弟相尚以志氣撑拄門戶爲事而翁居其間尤倜儻魁岸自喜然殷氏自布政公以儒術進至翁大父與父與諸昆弟則多隱於布衣而翁乃復自奮於儒翁昆弟四人而翁次在第三其長兄俊余嘗銘其墓秋野翁者也秋野既少代父治家事而翁因得

專意於儒術布政公爲四川布政時禦茂州叛夷有功活降者數萬人夷人立祠以祀翁始向學即慨然發憤曰吾先世有大功德不可無繼其業者而布政公故以詩舉進士爲無錫首其後詩學既廢而邑中諸經師往往以尚書教授于是翁乃別授尚書翁既發憤於先世之業又無家累也以專其志故其誦習勤苦精究不間日夜夜率五鼓起以疏黃爇火然燭至旦爲常既徧以講於邑中諸經師則又博求四方之精於經者爲師其最著者同邑張運使愷華亭錢修撰福運使敦行人也修撰以文雄一時其尚書則

用以魁禮部試者故翁耿介負氣不少媕阿於俗得之張氏其爲文冠冕跌宕馳驟不詭繩墨得之錢氏爲多翁在經師同門諸弟子中嶽嶽無所讓諸經師亦每注意翁其爲庠諸生在同庠諸生中嶽嶽無所讓諸提學及諸提調官每試亦輒前翁久之翁所與同經師及同庠諸名士往往登第去爲達官而翁獨逡巡庠校中凡六舉而不一遇其後以久次貢京師則翁年五十餘矣始翁以父在蘄一第爲祿養及是父沒者久子又弱遂不復有進取意而以貢選爲贛之信豐訓導贛在嶺上信豐尤僻壤仕宦絕少翁至

則以素所聞諸經師者切劘諸生信豐相傳地產蜈蚣而少蛇蛇或數十年不一見率蛇一出縣發科第一人翁始至一巨蛇出頃之有張生純者果得舉然信豐之人不以靈於蛇而以爲是殷師之教也居二年力請致仕歸翁既歸而向時所與同經師同庠諸名士登第爲達官者亦多解官家居其伯兄秋野翁亦既老而致家事於子矣翁家居則與秋野翁白首訢訢相對每賔燕子弟環列或劒負兩翁兩翁蛇委其間而出則與其故人同時解官者相與結觴咏之會談說故事以時登眺爲樂盖忘其身之不遇而老

世久之翁年近七十以病目失明翁既失明而故人
亦零落且盡乃獨坐卧一室時時口誦所記憶少時
所聞諸經師者以教子亘子旦爲文每一落稿輒趣
使誦以評其是否何如已而子旦篤於學行能文章
有聲則翁喜謂可以卒先世之業而繼吾志矣翁為
人貌偉少魁岸倜儻自負至老而其氣不衰與人剛
直信已而發無嫌阿至困爲卑官以老亦不能銷剛
為柔以徇俗性喜賓客至老以目故廢里巷往來及
客有至者欣然扶一童子迎之不少謝也年八十有
二而病卒卒之日嘉靖乙巳九月十六日也翁配云

云所著有龍巖稿藏於家且以翁卒之明年十二月一日啟先嫡母之兆合葬于舜柯山祖塋之次且與余善故翁之葬也旦來請銘銘曰其為諸生卅年不遇其師諸生二年以去究其初終不離庠序學此數此弦誦書數博士傳經多在門生亦在其子旣文且美謂翁數僑其偶在此

楊孺人旌節碑銘

嘉靖十有三年知常州府臣櫝奏臣屬邑無錫無錫諸生棟等若干人父老廉等若干人詣臣言楊氏婦守節事甚具臣聞守令以興教化美風俗為職也臣

謹以楊氏婦守節事上聞者婦故邑人俞暉之妻
人楊復之女自少從父叔識字通書史大指歸暉六
年而暉卒婦痛盡幾死及葬俞氏墓故在惠山會風
雨不能舟婦匍匐即路以身翼棺哭且走躑躅泥石
間觀者皆欷歔有泣者凡十許里乃抵墓所以克葬
事自暉死時婦始二十有八歲二子長者始五歲舅
姑且老矣而暉故儒家無宿貲可藉于是姻黨憐之
欲奪其志而前時暉且死猶强起書雪操冰心四字
與婦訣婦粘之寢壁坐卧瞻焉至是指而謂其二子
曰而父知余心矣余即死敢二乎則又指二子而謂

其人曰余所以忍死者爲此而已不然余何愛焉孀嫠諒其志遂絶口不復言也居常内外女婣宴好絶不往來曰我孀也宜然至老猶然姑嘗末疾踰屢歲湯藥禱祈拭掃溫扇至於頮盥櫛沐扶抱吮摩抑搔便液之事必自親之一不以屬僕人二子稍長親授句讀後雖已就師每夜歸必篝燈火與相對以助其勤時時稱説暉之音容嗜好及其蹈履與其所志焉而不遂以待其後者幾以勗二子且使識勿忘也令二子皆强學有立其一爲鄉試舉人曰憲其一爲諸生曰霖者也臣謹按楊氏婦有不二之貞有撫孤之

義宜旌婦今年及五十歲矣於旌格應臣櫝昧死奏
制曰下禮部禮部臣請命巡按御史核實御史臣蕙
奏臣櫝言不妄禮部臣覆奏 制報曰如令于是禮
部下常州府給錢立綽楔遂如令後四年而憲舉進
士孺人從憲於京師病卒反柩於無錫將葬憲請友
人唐順之請曰子其爲憲母書墓隧之碑匪敢曰以
嘉惠憲母其以對
天子之寵命而章守臣之不蔽善也不亦可乎順之
旣以許憲因自念嘗讀漢史黃霸傳霸爲相課郡國
計吏以郡國有孝子弟弟貞婦順孫者爲一輩先上

殿而張敞非之以謂此無益於廉貪貞忒之行而適
足以導偽長諼覇敞皆世所指才吏其相反何也夫
有善而不見褒賞謂之匿褒賞不當其善謂之誣匿
且誣其敞也均令　國家表崇節義之意至慎重也
而草野委巷之間力不能自達則或不列於褒賞其
列於褒賞者參與人之論乃或十一異同焉以古較
令不甚遠乃知敞之言於漢要未爲過余家武進往
來無錫間問其邑人邑人之賢俞毋者相屬也私論
之與公褒可謂參合然則守臣櫝之爲此舉也其可
以當黃覇之賞而免於張敞之譏矣乎順之以是具

載其文且爲之銘曰於皇有明風軌是敦貞婦弟弟
孝子順孫有一於此　帝罔不聞大者祠祀小者樹
門歲之甲午守臣櫝言楊女俞婦孀三十年維居之
艱維節之完維　帝曰咨朕其試哉爰命巡吏其核
以來御史蕙對守言不妄維　帝曰咨朕心所覬乃
按甲令乃表厥宅嗚呼豈一人之爲來者是式

蕭孺人墓誌銘

嘉靖巳亥冬南京浙江道御史臣正色奏言扈從
章聖梓宮諸貴人不法事諸貴人奏列御史罪狀自
辨

天子逮御史於獄竟寛之使戍邊下兵部臣定戍所遣去而兵部臣故御史嘗所劾者於是御史戍遼之瀋陽御史家故在無錫其明年妻蕭孺人卒於家御史爲人慷慨有氣自始爲御史數獨自閉門草疏不令孺人知孺人時時從隙窺見之自念不能沮又不能忍則欵欵爲好語解之且曰毋騷瑣生事爲也已而御史得罪御史既上疏則衷囚服而襲冠服以聽臺事後逮者至御史自臺囚服出不過家徑去孺人攜諸子倉皇南歸且憂不測遂病聞戍遼報稍解矣久之竟以憂病死辛丑六月十日也年三十有九孺

人父蕭愷母錢氏御史黃姓士尚其字孺人性謹厚其歸於黃也事後姑左右朝夕十餘年竟後姑死未嘗有一違言愷有女弟老而寡且窶孺人迎以歸絶甘分少廿餘年竟孺人死未嘗有一厭心人以爲難初士尚爲仁和南海兩縣知縣孺人從士尚果決負才氣見事立斷無所避其於權勢人鯁鯁欲繩以法而孺人濟以和柔溫慎其所匡助爲多士尚廉則孺人以儉約自律也在官中躬絲枲織布如村居子四人學詩邑庠生娶某女學禮聘某女學海聘張君舜舉女舜舉名選故給事中以言事罷爲民與士尚同

年其意氣同也於是乎姻孺人葬以卒之歲十月某
日墓在某所將葬士尚自瀋陽以狀來請銘余觀漢
史所載王仲卿戇而狂好數言事其妻每抑止之仲
卿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後仲卿竟殞妻子亦徙合浦
余讀而悲之以爲臣之娓娓於其國妻之娓娓於其
夫皆期於自盡而已其事則若相聯然臣之於國恥
其不言妻之於夫恐其有言嗚呼臣之難自古紀之
矣今士尚幸遇
天子至仁聖有仲卿之狂戇而免于仲卿之戮是孺
人所遭過仲卿妻遠甚然史又載仲卿妻徙合浦後

赦歸更以采珠爲富人家令
天子至仁聖且將脫士尚于伍藉而還之以與孺人
相朝夕也有日矣孺人乃不幸死不得如仲卿之妻
特蒙後凋之福吁其命也夫余哀而爲之詞孺人以
御史故得封御史在戍矣稱孺人者罪不及孥也詞
曰謂媛之生兮處深閨兮心奚所思遂水之涯兮謂
媛之死兮閟幽室兮魂奚所遊遂水之側兮

蔡母鄒孺人墓誌銘

蔡生瀛喪其母鄒孺人將葬請銘于余因泣而言曰
嗟乎吾母之生也備嘗艱苦而不獲享一日之逸吾

母之殯且葬也僅于斂形無以厚其終而恔于心此昔人之所爲痛心而自傷其貧者也瀛也柰何旣而曰吾母雖嗇于生前庶幾可彰于身後雖葬不能備禮庶幾可藉此一片石而貽吾母以不朽也惟先生幸哀憐之祄生嘗學于予予固喜生之貧而有志也于是許生爲銘其母取生所爲狀而敘之云鄒孺人者無錫鄒君廷章之女蔡君元際之妻邑庠生瀛之母蔡君雖大族然貲故貧君又倜儻不事畜藏囊篋屢空然而左綴右緝如補敝衣僅而獲完者以孺人爲之經營黽勉于其內也生瀛學古爲儒不以貧故

憧壞其業而隕獲其志以孺人為之母而教督之也孺人父卒母華孺人獨寡居使華孺人無子而有子以孺人為之女而迎之使就養于蔡也蔡君前所娶華孺人既歿而所遺子女無母而有母者以孺人為之後母而長養婚嫁之使與己子女同也孺人之為婦也如夫有幹蠱之勤焉為女也如子有終養之孝焉為後母也如母有鳲鳩之均焉而享年止于四十有七不克與夫子偕老啜菽飲水之奉亦不克食報于其子於戲此瀛之所以重為悲痛而必求余銘者也孺人子女孫云云卒以嘉靖年月日葬以明年月

日合于茅塘華孺人之兆禮也銘曰婦德含章弗耀厥美昌銘孺人吾識其子作銘者誰維太史氏銘如可滅石亦可毀

興國州同知復齋徐公墓誌銘

復齋徐公既卒且葬而公之妻卞孺人寔先公卒至是合焉子顯佶等請余請銘余姻也宜銘公公諱徽字朝典家於武進新塘之板橋大父錡父封戶部主事璟璟娶於陳爲兵部尚書節愍公洽女孫封太恭人是生公公幼讀書善記憶於文詞自爲諸生及與余大父給事公同時給事公故名士而公伯兄朝文

與馳騁上下兩人交相善也公妻又唐之自出與給
事公有連公旣師事伯兄而往來於給事公所切劘
砥淬其文益昌後伯兄與給事公同時登第去而公
獨逡巡庠序間無所遇久之始以貢爲太學生則公
年且四十餘矣又數年而選興國州同知楚俗呰窳
而興國負山阻習獷悍同知職主賦頑黠逋租戲獄
爲常官司相沿一切以鞭箠鉗釱從事猶不能集公
獨深隱之爲弛其禁或時自割俸代之償興國人往
往惠公然其頑尚逋租如故時態公終不痛繩督之
其諸科條張設類多所縱舍公本魁岸峭直居鄉曲

間不肯與齷齪輩游又不能忍人之過或面誚讓至其莅官行法乃更悃愊近人若此上官知公者亦厚奬之然久之竟坐課殿罷罷官而家又貧恬如也性好奕既歷閒則益以奕飲爲樂或浪跡山水閒閒則課諸孫句讀斥俗累一不挂心十餘年至嘉靖辛丑七月壬寅日乃卒年七十又七卞孺人父謨謨娶於唐給事公從姊於余從祖姑也孺人少公一歲先公三年卒墓在歐墓山公所卜也葬以公卒之明年正月二十八日銘曰仕不必達期適意處不必豐期無累隤然自足人間世亦有好逑諧厥志考終最德石

以識

亞中大夫儀賓李公墓誌銘

亞中大夫儀賓李公卒於嘉靖甲午九月某甲子年七十有七先是公之配 隆中縣主薨 賜葬於江陵城東東湖之原垂三十有八年而公卒遂以卒之明年乙未十月某甲子合葬焉自公卒至葬

天子賜祭二壇於是公之子中孚等圖所以昭寵命且爲公不朽計謂銘不可非其人既葬久之乃以屬其友唐順之追爲之銘順之謹按公諱麟字應禎號西藪李氏之先且人也有居義者以避亂徙故今爲

江陵人曾祖瑋祖灝皆不仕至公父愷始以鄉貢士
知永新有惠政遷吉安府同知公生而岐嶷既長頎
而髯讀書善悟解洞於聲律尤工字書得子昂體是
時　遼沅陵昭安王以
高皇帝曾孫　遼簡王孫封沅陵屬近而勢尊其女
欲得佳婿婿之及見公喜曰吾壻如李生可矣其女
者所謂隆中公主也以是　奏授公大中大夫為儀
賓歲祿四百石公本儒家子既爲　王族館甥又清
以閒而公性故坦率一切不營營於產至於聲色狗
馬馳騁凡諸紈綺貴戚素態又公所不好既清且閒

而又無外累與他好是以能游心於載籍或登高賦詩把筆肆書奕棋飲酒清談𨠵笑睥睨宇宙逍遥人世之外以極騷人逸士之樂而翺翔於諸王孫與鄉里耆舊之間以此適其志而終乎其身盖自諸史百家星官堪輿道書釋經下至稗官小説皆能陟其津涯而發之詩歌清逺颯爽類其為人有集若干卷嗚呼公在貴戚中其所謂翩翩者歟公嘗三分其父貲而割其二以與弟某又割已貲以給宗姻往來之乏未嘗責其報施公既淡泊於財且素長者不猜逆人人或持券貸之不問其能償與否輙忘卒多為所負

公不計也有持券來者又轍與如初然公故多貲以是後乃落莫矣亦無介於心顧謂諸子曰汝兄弟不自樹立即多金何益於後諸子皆力學爲儒者而長子中孚以進士令爲府同知中孚前時推官鎮江公來鎮江視中孚所爲皆當公意公飄然遂歸中孚爲推官用廉能徵以例出爲令官然其所樹立未艾也人謂公固宜有後云公三子中孚其長也娶戴氏次中立娶楊氏次中行娶陳氏皆爲邑庠生女六人皆嫁爲士人妻初　隆中公主惟一女而三子五女皆出繼室謝孺人而孺人亦卒於公卒之後三年孫男

三人孫女三人始公在孕時毋史夢有麟袍乘白馬造門者吉安公奇之遂以應禎名公而字之夢麟後值沅陵王不喜二名則請易置公之名字而去其字之上字以爲名今名與字是也始者夢耳然公果麟袍白馬爲貴人者五十餘年噫亦異矣銘曰在漢尚主列侯之尊爰及後世多取清門雖或貌選亦以材授磊磊李公少敏而秀遂以韋帶作合椒房惟帝展親用錫金章雖則金章而不官守奕棋賦詩此外何有後有令子官於潤州公來自西順江而流潤人迎公再拜稽首曰此鉅人吾侯之父昔公在孕吉

夢是逢寃公所歷正如夢中誰云儒者未嘗語恠視屨考祥太史銘在

○吏部文選司郎中東城林君墓誌銘

嗚呼吾友東城林君古所謂敦行君子也紛華盛麗耳目之好一不膩乎其外猥巧慧辨機智之習一不鉤乎其心潔以律乎其身一束脩之問畏之若苞苴然譙以裕乎其人一輿臺之賤接之若賓友然行必愜乎人之所安故不為嵬崖嶄巖之行言必衡乎力之所抵故不為要恥浮闊之言嘉靖辛丑十一月二十日以吏部文選司郎中卒于京師年四十有四訃

於郭朝之士群奔走吊哭訃於鄉鄉之士群奔走吊哭皆曰善人死矣君之卒也出其槖得銀四兩不能棺其寮友爲之棺以歸歸不能葬郡守朱君州守黎君賻之錢以葬而黎君又使君之友陸位等狀君之行來請銘朱君黎君君在文選時所選廌平吏治其鄉者也君諱春字子仁始號方城以其先福建福清縣方城里人後改東城祖諱某父諱宏母某氏自君幾世而上有諱閏者始自福清以從戎隸泰州守禦所故君爲泰州人林氏自徙泰州未有以儒顯者爲儒自君始後君貴始贈其父宏爲吏部文選司主事

而封母某氏爲太安人君始以宭故幾廢書者屢矣
君讀書居常以竹箭注膏繫衣帶間惟所適則出膏
於箭燃火讀書君父爲漕卒君又獨與母妻織屨織
屨讀書卒以夜不聽甞日中不能炊貰米於鄰不得
君行歌自若家人頗非怪之君自若君是時堅苦已
如是已而受學於知州王君其與其鄉先生王君汝
止兩王君故王陽明先生弟子君因此始聞致良知
之說則心喜之至夜中聽醒無人處輙噴噴自喜不
休遂欲以躬踐之則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向臧否
醇雜以自攷鏡久之乃悟曰此治病於標者也于是

駸駸有意乎反本矣戊子舉鄉試壬辰舉會試第一
登進士第選戶部廣西司主事調禮部主客司主事
又自禮部調吏部文選司主事吏部故矜厓岸鎖門
謝賓客雖親故人不往拜示自尊重而吏部以提熱
柄故雖諸寮中率自挹挾相猜抵君色溫氣柔不以
行能先人其在諸寮中悛悛下之唯謹其在同志中
雖其名位絕不相埒者悛悛下之唯謹門無留賓日
旰出部則徧走刺答諸賓客或羅致諸賓客講學意
烝烝如也諸賓客人人自以林君親己其尤厚者則
相與挾衾被櫛具往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爲常後

爲郎中官重益多事矣然猶如此以此諸寮中雖其志行與君絶不入者亦謂君長者不復猜也而善類因君以聯者爲多君自束髮至蓋棺未嘗一日不講學然君本以長厚清苦繩墨自立其於學也亦因其質之所近君爲主事是時縉紳之士以講學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説者則多推山陰王君汝中其志行愊實則多推君與吉水羅君達夫羅君於朋友中最沉密矣然君猶面疵羅君以其露才也君之自歛可知已王君汝中洒落而君小心周慎盡尺寸不敢失兩人操行不同然君獨心敬王君

又自病其毀譽諸根未能銷伏未能撤諸障礙慹慹
以諸王君其書札往來者七八其面論者不記為主
事久之轉驗封員外郎已而調文選司員外郎居一
年毋安人病癱卧君謝病歸養君居鄉則益悛悛謹
甚如故儒生時家無一錢亦不以取於人家有一錢
亦必以施於人侍毋安人病病少間則出寓故所讀
書處萬壽宮者與其故時友人及鄉之後生講學而
以其間走安豐就其故師王君叩所疑義毋往必喜
幸以為聞所未聞君於師推王君汝止於友推王君
汝中君居官有未識王汝止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師

心齋說如是君居鄉有未識王汝中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友龍溪說如是其讓善多此類而黎君爲泰州守者故令如皋雅慕君于是搆安定書院以延君以胡安定先生其鄉人也君至如皋爲諸生陳安定之教經義治事合一之說君既以行誼表鄉曲又津津善諭人無幾微倦色泰與如皋及旁邑之士多因君風起者居久之赴官補稽勳郎中調文選郎君自爲吏部主事泰州守某贖而虐君請於尚書黜之泰君

尚書趦趄曰某未有劾者柰何君曰不實則罷

以其人調邊地頃之南御史劾章至則其人

也竟黜之後君赴官泊淮淮守某以次謁諸過客亦
始及君供張又薄若不知君爲吏部者後淮守入覲
考下當遠調君爲稽勳郎具白尚書以過淮事薦其
廉靜懇乞留之更得調永平內郡二者其一遠嫌者
不敢爲其一怙勢者不能爲而君爲吏部若此然君
長者常護人短其請黜泰州守事則尤爲君所難君
既長選事益思薦進賢人愼擇監司守令洗刷奉其
職然事有曳掣或不能盡如所欲爲則君自謂曰選
曹之職欲上通於君與相冢宰之心下通於選人與
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心未必選人與天下人之心

選人與天下人之心未必相冢宰之心選曹居其間欲兩合焉難矣雖然求無負乎吾心足矣君始調文選會御史論君受牌坊銀事雖衆以爲妄然君獨自念束髮兢兢砥行遭黜染居常引咎不慊欲解官又業已爲之既任事又曳掣縮縮不自得曹又多事君日夜其間固甚瘁居無何病一夕卒卒之日猶在曹不自知病病且革乃舁歸舍先是君嘗會朋友講曾子啓手足意懇惻聞者皆怵惕未數日君遂卒君問學幾二十年其膠觧凍釋未知其何如也然自同志中語實行者必歸君君娶李氏封安人子四人曉暉

曜昕曉樸而材能似君者也爲庠生妻某氏嗶聘某氏女一嫁王用賓孫男一女一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墓在某所君不喜爲華詞其舉第一應試文字及後所爲詩古文務理道質而不豔如其人始君幼不知書父故苦貧也不能資君以書以餘子給事千戸王某所某奇君令與其子王烈同學書君自是始學書後父數見君讀書且喜且强之曰兒讀書固善然書可飽乎因取其書欲燒之君婉詞跪謝乃觧後君貴常恩王氏厚報之自王烈以下禮節稱謂歲時起居壹不改於故餘子時銘曰君嘗有言天然之門

盎然出之不作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亦爲人觭大心之竅如彼日月光照四垂樓臺殿闕糞壤鼠穴亦所不遺藏疾於藪有茹其垢蓄德之資有如寶然玉金在前其耀不施君子若愚暖暖姝姝不其淺而我韻君語勒石於墓式昭世規

○施推官墓誌銘

公無錫人也姓施氏諱闓字克和自號靜觀居士以貢爲平樂府推官致仕歸凡十六年今年嘉靖丁酉七月一日卒年七十有七越三月辛亥望日葬于惠山[illegible]先人之兆也公自少讀書能爲文章及年五十

餘始得官而平樂在南荒水陸之途且七八千里公素疎散不喜爲吏雖強往非其樂也滿三載卒棄去以公晚仕而早罷又不得達官而僅爲郡佐其所佐郡又僻且陋故所施設不大顯于世然頗采可紀者郡産蓮酒諸貴官往往下郡恣所取無限度民苦之公曰酒本爲民利而今反爲害如此吾忍坐視乎且酒有盡而索者無盡雖竭江水爲酒亦不能給也因作詩以諷諸貴官懸之自是少索蓮酒者至于罷攬納以清逋租而徵輸之弊革入谿洞以諭猺酋而剽掠之患息跡此數事可以知公之槩矣公磊犖魁岸

負氣少所屈下又善談對客呫呫不休意所蓄藏如噎物必吐之乃已故不能婞婀以久于官亦不能沉浮以媚于鄉里或有過雖親故必剖露無所隱或不可其意雖貴勢必衆中譙罵之恐其不聞以是人多畏其口公性喜爲詩尤好陸放翁之作所著有北遊錄粤南紀游靜翁遺稿其中所載詩爲多大抵皆師放翁而似之者公既罷歸家無厚儲則一以其力寓之于詩後年益老痺家益蕭然公絶不以屑意而吟詩如故病既痺不可起公曰此所謂諱死者此騃孺子耳死即死何足藉乎及死猶自謔曰吾如負債者

令限滿須償耳嗚呼此豈所謂達人者耶公父諱麃
爲醫學訓科毋倪孺人施故醫也至訓科名益顯訓
科君子惟公一人而有女二一女嫁于龔訓科君所
命公字而子之名漸者龔氏妹所生子也初公未有
子因子漸于是尚冀自有子也後公果自有子曰漁
矣復夭死故漸未歸龔氏雖自漁在時公愛漸與漁
等漸有子陽得公亦撫而教之如其孫公卒漸行三
年喪以子報之觀公之所以待漸與漸之所以報公
者鄉人皆以爲厚而余以此未知公之心也嗚呼甥
舅之不相爲後也久矣古者緣恩以制服據義以立

如此文並使龔衛出石翁後曾氏而曰甚臧卿矣文章有裨細

宗故祖免無服之族人且得相後而功服之甥舅且不得相後是古人所以敬祖重宗也誰能易之以公之意固知漸之不能久于施氏而況施氏之有後無後固不在漸矣觀公嘗錄水東日記所載周氏之事及朱子答汪尚書之書而自題其後盖不以周氏之祭其外家爲是而必以朱子爲外家立後之言爲不可易也此固公之所以陰属意于漸者與公之力既不及自爲而有待于漸漸之力于今又未能爲也將有待于其後與漸好古知禮必能愛公以德而不負于公也公有女一人嫁莫因余與漸雅善雖不足以

公其祖而君其父此何說也甚論官品則知府高于給事六級

知公然漸之請不可辭乃序而銘曰古者立後惟禰是守惟族無遠族異則否公選于族未得其人我旌自出甥也則親曰字我甥以待有子天胡不然有子而死公所未爲甥能代之施鬼無餒終將賴之若古有訓愛之在德預爲此言以勸幽石

楊母唐孺人墓誌銘

唐孺人者余大父給事中曾可公之女余父永州知府有懷君之姊余順之之姑知冠縣晉齋公諱溢之婦太學生東墅君諱墉之妻給事公與知縣公同年也故孺人以字於楊孺人性孝而惠少從給事公於

祖母與父雖宜從己之稱不當從孺人稱稍疏則無妨矣

官給事公卒孺人從其母周孺人與弟有懷君扶襯歸毁而嘔血幾不可藥積數年乃止及歸東墅而東墅嫡母金與生母潘孺人事之兩得其心中歲姑金與東墅君相繼卒孺人煢煢遭兩喪哀慟積瘁而痼晚年又遭叔父喪慟而又病病少間瘵又作遂不起嘉靖壬寅八月初四日也年六十有三自孺人始嫁時楊氏門戶方盛舅姑皆無恙家事一不以關孺人而衣食饒給周孺人又甚愛其女欲數見之孺人不數月輒一來每來必久留乃去既去則我饋遺問訊之使日不絕于路孺人亦數相報以爲常當是時孺

人不知爲婦之勞而晏然有爲女之樂後周孺人旣
沒舅知縣公亦物故東野與其兄析産東野又少讀
書不善治生則家日落于曩時孺人上奉寡姑下鞠
家務井臼蠶績必自操之而亦不能如曩之饒給也
後東野又死其子又析産爲四則家又益落自周孺
人之沒而孺人獨與其弟婦相際則歲乃一來其後
又獨與其諸姪婦相際也或四三歲乃一來其饋遺
問訊之使其數與踈亦率如其來之數孺人往來毋
家旣稀闊諸子又各自謀生或攜妻子往田廬治田
或往贅于婦家孺人更悄然寡居而黽勉有無至老

且病或不自休也盖孺人所歴于夫家與母家凡三世而三變嗚呼此可以知人世之感矣有懐君與孺人最友愛孺人病且死而有懐君適官永州以是病不及候其藥没不及憑其尸病則姪順之往候其藥没則姪正之往憑其尸而以訃于永州初孺人送弟往永州泣之甚曰吾其不及見吾弟乎至是竟死且死謂諸子曰汝諸兄弟幸輯睦吾不恨矣嗚呼諸子其終奉孺人之教以周旋乎諸子勉之諸子者銑鋆鐈鉷也鋆太學生鐈鉷郡諸生賀氏周氏鄒氏沈氏其婦也鄒婦先孺人七月丙卒遂與孺人同時以葬

鄒於諸婦中最孝故其卒也孺人哭之極哀遂以病女一嫁郡諸生蔣瑁孫男五葬以十二月十五日墓在袁塘之原合于東墅君之兆將葬婿瑁旣爲之狀而順之乃銘曰夫窆其中旁有令婦孺人歸此其永不朽

蔣母張孺人墓誌銘

張孺人者故良醫正康齋蔣公之配也蔣氏在武進爲世醫其最有聞者則康齋之從兄侍郎公與康齋二人康齋性故慷慨而醫又精于是里中及旁郡邑凡有疾病者不問貧富人必求康齋康齋隨所求不

問貧富人應之如不及而康齋又喜賓客每客至必
留與奕棋飲酒竟夕不倦康齋既以醫自業而又好
客家事有無一切不暇問而蔣氏故貲又素薄孺人
爲之躬操筦鑰撙節盈縮卒能化匱爲豐又時時爲
康齋潔酒殽饗賓客康齋是以無井臼之累而得專
于醫爲時聞人蓋孺人之助云孺人祖諱道爲溧州
守父諱岩母朱孺人既笄而歸康齋爲繼室若干年
而康齋卒而孺人之卒後康齋二十有八年是爲嘉
靖丁酉九月二十有七日年八十有四孺人性慈而
儉自少勤于女工康齋既沒諸子每進豐膳必戒之

曰毋以奢故耗産及年八十餘矣耳目行步如壯者
躬率女僕春秋蚕織未嘗以老自休居常撫諸子孫
及臧獲顔色温然未嘗見其叱咤聲也孺人既病甚
呼諸子孫訣曰汝兄弟叔姪必相與和睦持門戶
吾其瞑矣子四人云云嗚呼壽考子孫如孺人可謂
盛矣孺人將以某月日祔葬于康齋于是煦等來請
銘余素交于煦兄弟間而能知孺人者也乃爲銘曰
嗚呼孺人厥齡修兮死又何嗟委化游兮自别君子
鎮星周兮睽合有時惟兹其同丘兮

封梧州知府朱公墓誌銘

公姓朱氏諱某字某吳縣某鄉人也朱故吳著姓而公父東耕君諡尤以隱德爲里中所推至公讀書爲儒在縣學若干年以貢入太學在太學一年謝去歸老於家明年子鴻漸第進士歷官兵部武選主事于是
天子封公武選主事後鴻漸爲武選郎中已而鴻漸守端州調守廣信又自廣信調守梧州而公復封副使未去梧而公卒于家某年月日也公自少苦志讀書嘗寓蘇城北寶幢寺寺傍空室一區寺僧以寄棺櫬其中歲久積疊墻壁間鬼氣觸人戶無履跡公喜

曰此眞吾讀書處矣因獨携一童子往讀書其中每夜中或晝風雨輙有聲陰陰若嘯若泣一童子者數以爲鬼也竟驚病死而公讀書其中如故其家居讀書堅苦常率如寺中時及罷太學則公既倦游矣其讀書堅苦常率如少時竟老死未嘗一日去書也邑子多從公受經副使君之爲子也亦獨從公受經未嘗名它師公既以老儒生精於治經又性喜爲詩所著有草堂集凡十卷蘇人故多以詩名家而近時則迪功郎徐君昌穀最著昌穀嘗數過公論詩公曰詩貴成家格卑弱固不可若規規摹擬前人逼眞亦詞

家大忌也且夫古之爲詩者以寓性情也得之於體
裁而失之於性情亦安用詩昌穀深服其言故公之
詩雖醞藉古人而要於自寫巳意略如所以對昌穀
語然昌穀之詩則自海内藝文之士莫不喜道之而
公之詩雖以吳之人士雅好爲詩者亦多不能舉其
詞豈公善韜蓄以爲旣隱矣不欲以言自文耶抑古
所謂山澤之士必有待而後能施乎世耶彼其所謂
有待者不獨操柄也雖文詞技藝君可以自振於世
者固亦不能無待也耶公居鄉長厚絶未嘗有讐怨
於人人亦不忍與公爲讐怨也獨爲諸生時嘗有侮

其父者公挺身折之其人本里中豪有力也遂誣訟公抵之罪提學莆田陳先生應其枉也爲反其獄公本長者善忍至義所激發則觸險不避若此公旣以讀書至老無所遇而發之於副使君副使彊直有節槩不善與時上下其爲官也亦往往多鯁自爲郎積若干年而始出守爲守歷三郡積若干年其最後徙梧梧瘴癘窮徼地也副使君訢訢然曰吾所聞於家大人者如是吾何憾公亦訢訢然曰吾見如是吾何憾公卒之三年某月日副使君始得地於陽山白墡塢之北麓乃克葬公先葬之日副使君具公行事爲

狀來請銘余雅善副使君其語當不誣爲之敘而銘之公娶李氏繼娶鄒氏子五人其長副使君也次鶴鳴虎文雉膏馬良孫男九人承家承烈承宣承武承文餘未名曾孫男四人孫女幾人曾孫女幾人享年七十有九銘曰學古爲儒委蛇步趨挹其容者以爲此山澤之癯貤封自天有子則然署其墓者以爲此梧州之阡

張運使碑銘

張公諱愷字元之號企齋後更以其所居爲號曰東洛先世居江陰至公父始徙無錫故今爲無錫人公

以成化甲辰中進士遭父喪服除授兵部職方司主
事守山海關任滿改刑部主事落職爲順德府管馬
通判歷東平州知州黎平府知府又落職家居用言
官薦起知太原府未任轉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
致仕歸凡若干年而卒年八十有六公爲人狷介自
植於不潔一無所屑其居官所至公廉執法不肯小
有所詘其志其在山海關故籍錢於旅人以給官
用公即移檄永平府使量出官帑代其費自是旅獲
不征之利官無漁取之嫌至今便之其旅人往來者
或黠猾無賴多竄名其中至詐傳文出關鈎結夷人

爲奸利公索置之法關政以清歷順德東平黎平三
州郡皆有惠利在民務先禮教而後誅罰其自東平
徙黎平也東平人至涕泣遮道不忍其去公平生旣
不受人一介人亦不敢輕以一介溷公自爲進士服
除赴選邑令贐之二十金公謝却之其後爲運使罷
歸諸賈人力請致羨餘九百金於公公拒弗內也獨
在東平時受一帶於郡人太守張鄘鄘重義人也年
九十餘矣未嘗謁於有司公去東平獨率子弟出餞
且請贈公兩帶公辭不獲而受其一惟公能致鄘之
出惟鄘能致公之受蓋兩相爲重云其在黎平黎平

所治苗猺獸伏谿峝間頑獷不可羈紲而府治
廣五開衛城諸苗入辦稅錢率爲官軍攫取不敢
以是多逋課又舊設撫苗官苞苴贖貨大爲諸苗害
公力請罷之且移文湖廣諸司嚴戢官軍由是諸苗
始出入城郭無所苦而稅錢得完則又廣恩信以柔
其不可羈紲之心諸苗有仇殺積十餘年不解者公
與刻日爲盟遂解去自是賢聲著蠻中平越土官爭
田訟久不决其人相與請於上官曰必得廉平如黎
平張守者因檄公往一訊而辨土人讙呼燃香夾道
送公至千餘人在運司公清如州郡時銓束貴勢人

使不得占鹽鹽賈賴焉然公雖以廉幹強直爲上下所快亦以此取嫉於人故屢奮而屢蹶其自刑曹而出順德也坐中官羅織諸曹或謂公居曹未久可以自明公曰諸曹皆無辜我何用獨免爲旣以是蹶及爲東平又以抗法連忤監司意在黎平上官以不時謁爲咎然竟不往因齟齬力請謝病值閹瑾怒罰米奪官則又蹶在運司爲忌者所論則又蹶蓋公硜硜不肯少貶於世而世遂亦不能容公然其忠信著乎其官靖節孚乎其鄉生而人愛敬之旣沒而餘風可思則雖嫉公者固亦不得而掩也公壯歲嚴毅晚更

益以寬和居常終日危坐左右圖史絕聲色綺麗博
奕之好旣罷歸益閉門不輕出三十餘年未嘗一詣
公府里人高其義有曲直多就公公徐以一二言諭
之皆愧悔甚於刑誅之及也故產素薄而公又絕不
以家爲意至公死時篋中無一金之積也嘗有盜夜
突入其室發篋空無所得快快去公爲詩識之曰平
生不受一文賄垂老猶疑千鎰藏可謂得其實云所
著有詩文若干卷及脩遺錄補贊四臣事評續纂餘
音諸書共若干卷藏於家張氏先世皆不仕而公父
積以公故贈奉議大夫娶於鄧而生公自公之存諸

子諸孫已至二十餘人皆恂恂好禮爲儒稱其家風其詳在狀誌中公卒於嘉靖戊戌五月八日次子塘等將葬公於萬安鄉司馬墩之新阡啟公配過華二宜人之兆合焉而以墓道之碑請於余余昔讀貢禹有言居官而致富者爲雄桀處家而得利者爲豪儁夫漢之俗尚近古然已如此又何責於後世之靡靡者乎以余耳目所見聞有不勝可慨者也嘻如公者豈不尤爲可重也歟遂許之銘銘曰世下而趨純白日渝皦皦張公潔志勵行始官刑曹佐閫見傾與僚同禍而不自明骯髒獨信遂與世屯既奮而飛復曳

其輪好公嫉公世有千態惟公抗節終始一槩公歸於家四壁故廬閉門終日左圖右書繁華滿前公一不好枵然空篋爲盜之笑三十餘年不出戶庭鄉人慕公曰此典刑鄉人慕公曲直就辨縉紳慕公罕見其面如公篤行今也則亡刻辭於墓以愧墨夫

王冢婦唐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唐氏常之武進人戶科給事中曾可公之孫禾州守有懷翁之女禮部郎中無錫王君九巖之婦編修王樾中立道之妻而余順之之妹也孺人後其兄五歲而生於姊妹行爲第三孺人幼穎慧紃組字

書不煩於教而若素為之兄每曰惜女不為丈夫子而有懷翁亦為之擇壻後乃得懋中十有七歲而歸二十有六歲以懋中官編修故封三十有三歲而卒其婦於懋中者十有七年王氏故饒而懋中又少貴也孺人從於宦者十年然所服御一不改其素非賓燕不設兼肉或懋中偶飯於他所孺人輒為蔬具問之曰吾適不喜肉耳惟為懋中肉必手調或一飯數起以為常懋中始未有子而孺人齒僅踰弱也然已數憂之一日自歸寧載一女子俱還顧謂懋中曰君大宗之後也不可以不亟圖此於卜相皆宜子故為

君聘之既乃時時爲理膏沐笄櫛飾容止惟恐不當懋中意者嗚呼吾母任宜人有少君裙布之儉是以諸女化之而孺人能淡泊撙約於既貴之後任宜人有小星逮下之慈是以諸女化之而孺人能委曲置妾於方盛之年蓋所濡染者然也孺人事其姑朱安人朱安人煦濡溫厚無與比孺人於諸娣中尤曲得其歡是以孺人每自喜以爲其在姑之側也如在母之側也其事懋中懋中簡重詳慎內行修飭孺人揣其意所注輒婉爲將順若恐傷之然懋中或有微過則終日不自得其有善未嘗不力從臾其間是以懋

中每自喜以爲吾得吾妻也如得吾友也孺人從櫬中而北也則念朱安人數千里外欸欸然如在朱安人之側也其辭櫬中於京師而歸事朱安人也則念櫬中數千里外欸欸然如在櫬中之側也既死且憒矣索杯羹嘗之以爲甘也目女奴使進櫬中所盖猶如在櫬中之側也嗚呼悲矣孺人卒於嘉靖甲辰五月二十一日初櫬中在京師欲請歸省令孺人先歸時暑月舟人病寒熱相染有死者孺人以一女子携數幼兒女與病者同載歷險數千里固已心恐憔悴幸不病抵家未一月病遂作再旬而卒其病亦寒熱

也子一人化弘聘太學生安子介女女二人其一人者毋故孺人歸寧時所載與俱還者也嗚呼吾宗自吾曾祖贈給事公而下其男子幸不絕衣冠而女子之貴則自孺人始孺人姊妹凡六人以夫貴者于今兩人其未三十而貴于室也獨孺人爲然然卒奪之年以死豈其豐其嗇固皆適然而値之者耶抑亦數之定而不可益損者耶櫬中將以丙午春正月三日葬孺人于前王村之新阡櫬中既述孺人之行爲狀矣而余爲之銘曰史氏之妹史氏之妻史也狀之史也銘之後有考者其將在茲

吳母唐孺人墓誌銘

吾唐氏之先以詩書長厚創其家子孫相與守之其女子亦往往有化於其風者若孺人其一人也性喜書自孝經女傳諸所常誦之外至於醫藥卜筮種樹之書顧不如專門家耳然未嘗不通其旨其試之亦數數有效往來姻戚所或見有異書及諸稗官小說輒携取以歸旬日而還之則既誦習之矣既老尤喜佛與道兩家言日蔬素食焚香宴坐或夜中起坐若有意乎齋心脩觀之爲者嗚呼使孺人不爲女子其可以語於儒者性情之旨矣乎不然亦當爲博洽多

藝能人無疑也其褆身不爲矯飾然子女褻御日在側未嘗見其袒衣與其見齒之笑其治家耕織累積絲粟然施藥與棺饘粥餓者至不以脫簪賣衣爲辭其於族里雖其襖䙆藍縷之微待之未嘗不如富貴人其於姻戚雖其幾世之遠姻歲時棗栗腶脯之問施之未嘗不如近姻以是族人皆曰孺人有德於我其姻戚皆曰孺人未嘗失禮於我性柔儉慈靜不色笑而其氣溫然其於父母舅姑尤篤既嫁至老數十年間每語及父母苦楚輒欷歔泣下舅姑既沒數十年間孺人亦已傳家事矣惟四時饋奠必躬滌濯羞

敍烝以爲常孺人之卒也以歲祲避寇城郭齊疾五
十日卒嘉靖乙巳七月廿有六日也享年六十九月
十日返葬於董墅里合於其夫榆林衛經歷南墩公
之兆禮也南墩諱靜大姓吳氏舅曰七品散官承南
翁諱良瑞姑曰張孺人父則余大父給事中贈奉訓
大夫曾可公母則余大母贈太宜人周也子一人國
平云云孺人同母三人余父永州守有懷翁其一人
也姊一人嫁於楊先孺人三年卒姊病時孺人往候
姊左右抑搔給事者月餘姊與之金墜胸爲訣至是
而孺人亦死蓋有懷三歲而遭二同母之喪哀之而

不忍銘也謂順之曰小子銘之銘曰產於郭歸於鄉
終於郭瘞於鄉蓋魂氣何所不之而骨肉玆其永藏